

刘白羽著

战斗的幸福



10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刘白羽著

战斗的幸福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五七年·北京

內容說明

這個短篇集都是作者的新作品，寫的都是朝鮮戰場的英雄事跡。在這些英雄人物的刻劃中，作者不僅寫出他們今天的面貌，也寫出他們怎樣成爲一個革命戰士的成長過程和發展道路；不僅寫出他們怎樣堅強的戰鬥，也寫出這一偉大鬥爭與愛好和平的世界人民的精神聯系。這就充分說明了爲什麼我們的人會這樣勇敢，爲什麼我們的正義的戰爭一定能够勝利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東四順義胡同4號）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98號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

*

書號 376 字數 98,000 開本 780×1092 1/32 印張 5 7/16 插頁 2

1955年6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2月北京第5次印刷

印數 47001—62000 冊

定價（C）0.47元

代序

——一九五三年七月對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廣播詞一節

現在讓我們回想一下吧！當一個人在一九五〇年十月跨過了鴨綠江，他看見那彌天戰火，他想到自己的祖國、家園；另外一方面，他從朝鮮兄弟姊妹殘酷的遭遇裏，激起對侵略者的深沉的仇恨。在這種仇恨中，他把對祖國的愛和對朝鮮兄弟的愛結合在一起，他心裏充滿一種新的感情、新的仇恨和新的愛，他戰鬥了。他通過那狂風暴雨的前三個戰役，在那燃燒的房屋旁戰友死亡了。他流了淚。但他抗住了最艱巨的拼殺、搏鬥。在塵土和硝煙中他戰到最後。他瘦了，他不聲不響，可是他經過了真正的火的洗鍊。狂風暴雨的夜晚過去了，黎明的微光迎面照來，朝鮮戰場上形勢變化了。這時他回過頭看一看，陽光照耀着祖國、照耀着朝鮮土地上的老年人和嬰兒，這時他的情感就和那照人的黎明一樣，他的思想在戰鬥中更充實、更豐富了，整個祖國、朝鮮和全世界的未來的明天，充滿在他的心裏。他是一個戰勝了的人。想一想，在朝鮮戰場上，哪一個人不是經

過這樣一條戰勝困難、百折不回的道路，而後成爲一個新生的人，一個站在時代最前面的人。

目次

代序·····	一
揚着灰塵的路上·····	一
路標·····	一六
戰鬥的幸福·····	三〇
渡口·····	三五
雪夜·····	三三
遠方來信·····	九七
于金合·····	一二三
安玉姪·····	一二三
帶血的紅領巾·····	一二三

揚着灰塵的路上

一到黃昏，接近前線的那些條公路上就緊張忙碌起來了。六月，這個時間，朝鮮是又涼爽又乾燥的，灰塵像一團一團煙霧一樣飛揚着，運輸汽車就從這滾滾煙塵中間穿過去。插在車上的偽裝樹枝刷刷直響。藍色的天空發黑了，第一顆星在遠方像一個金紅色的小火球突然跳了出來。車燈一下都亮了。這時在你面前展開一片奇異壯觀的景象：無數輛車迎面奔來，一雙一雙眼睛雪亮地閃動着，所有的車輛順着彎曲的公路，聯成一條發光的長鏈。燈光一打在路邊樹棵上，給沉重的灰塵壓蓋着的樹葉，一片片都像燒焦了似的顯現出來，可是燈光一閃過去，一下又都不見了。這裏——戰爭的前線，一切都是速度、速度，這公路上的景象，讓你覺得簡直像放得太快的電影似的刷刷、刷刷地閃過去、閃過去。

就在這樣一天，我坐着一輛吉普車上前線去。我們的駕駛員是一個活潑、勇猛的青年人。我是在去年的冰天雪地里認識他的，那時他還是個司機助手。他帶着我通過敵人所謂的「鐵三角」——鐵原、漣川、過漢灘江，奔向漢城。那時我們挨過敵機猛烈掃射，

那時我們夜晚關着燈在冰雪泥濘的道路上摸着黑，在最難走的地方稍微亮一下燈（那燈還是拿黑布蒙了的，只留一條小縫，透出一線黃疸疸的光亮），就這樣一亮，也會立刻引起路邊行人一片責罵聲。那時敵機非常瘋狂，一陣子火球突突一亮，你看吧！飛機就追着彈頭子往下扎。就在那種時候，不就憑着這一批一批火苗子一樣蹦蹦跳跳的人，從艱難中打開一條道路出來嗎？現在他却扭亮了大燈，——他彷彿是拿這鮮明的事實告訴我：「你看吧，這可不是去年了。」他就這樣帶着我在公路上飛跑起來。他一次又一次地從路邊上超過前面的卡車，超過之後，他就非常愉快，嘴巴就嘖嘖響着，誇獎他手裏這輛小吉普。他還總不斷地哼着一個朝鮮歌子，他反覆地唱着。可是前面又發現一輛車，他就不唱了，他就集中注意力，然後一股風一樣嗖的一聲擦着別人車身過去了，他就輕快地又唱了起來。我看着他，我真說不出來那樣高興，——你跟這樣人在一起，不管多麼危險，你一下子就會被他鼓舞起來，你會立刻變得跟他同樣開闊、勇敢。我仰起頭再看一看我面前這條運輸線，迎面而來的汽車還是源源不絕，電燈把公路照耀得像一條繁華的大街似的。車到交通哨前，哨兵敏捷地揚着白旗，車飛過去了。我們的駕駛員每次都莊嚴地向哨兵揚一揚左手。可是——突然那邊傳來砰、砰……槍響，所有燈光一下都不見了。敵機嗡嗡的轉過來，大地是一片黑沉沉的，飛機飛走了，好像一下子從地底下冒出來一

樣，所有的電燈又都亮了。司機又唱着朝鮮歌，我們又飛快地跑起來了。就這樣跑着，天矇矓亮的時候，我們在一個緊靠紅色土山的村莊裏，找到了宿營地。

睡醒一覺，將近中午，天氣很炎熱，蒼蠅都貼在陰涼牆壁上不飛了。我和我們的駕駛員坐在牛棚前，那大堆鮮黃的草袋子上，談起天來。我不知道你們怎麼樣，是不是已經開始喜愛起這個青年人了？我自己當時確是用這種心情稱讚了他。可是他跟我說：「你說我？——我這算啥？你沒看見我們的楊從芳呢！你要看見他，你才知道——什麼是毛澤東時代的人，你才知道咱們是拿什麼心跟敵人戰鬥的呢。」

下面就是他跟我講的關於他的戰友楊從芳的事情：

「那是去年五次戰役的時候，……咱們火線上的同志們，一個山頭一個山頭跟敵人戰鬥着，……在最緊張的關頭上，前線一連三三五個電報拍來，要彈藥，要彈藥，要彈藥。那情況真是十分危急。已經半夜了，司令員把我們一批司機找到他那裏。一到那裏，那裏一點聲音也沒有，司令員皺着眉來回來去地慢慢走着，見我們進來就站住了，看了我們一眼說：「前線很吃緊，彈藥沒了，已經拚開石頭了！……」他那熬夜熬得發紅的眼睛看着我們，好像在測驗我們。最後他說：「這個陣地守不住，整個軍的陣地就危險，——你們一定得在天亮前把彈藥送到。」他走過來還一個一個跟我們握手：「好，去吧！我等

着你們的消息。」不大的功夫，我們三十幾台車，裝滿彈藥，出發上前線去了。我當時怎麼想呢？我知道這些彈藥送得上去送不上去，不單單決定我們那一個個山頭陣地，還決定我們那些火線上的人能不能活着回來。這一點，我們心裏都跟明鏡一樣，誰也沒說什麼，就往前線飛跑。

「我記得那大概是四月天，反正棉襖還沒下身呢，下半夜，風從車窗上撲進來，還有點冷嗖嗖的呢。」

「就這功夫，前邊的車停着了，——有人下來打着招呼：「瞧瞧這是不是地方，咱們上點水，加點油呀！」大家就把車都順在路邊，一輛挨一輛停下來。看看，這節公路彎彎的緊貼着山腳底下，加上這晚晌霧氣很重，這地方也還算隱蔽。大夥一合計，要再往前走，一馬平川，連這樣地形怕也尋不到，倒不如在這裏加把勁，一下子衝到前線。」

有人坐在擋泥板上說：「對呀，咱們到前邊，要是天亮掙不回來，把車隱蔽好，咱一個人扛兩箱子彈送到火線上！」我們隊長點了點頭，這一來就決定停止。這時天上一點聲音也沒有。大家趕緊抓緊了時間。你聽吧，原來一點聲音也沒有的地方，立刻響起一片聲響。有的提了空油筒到河邊去澆水，有的就又開兩條腿高高的站在車頭上，往水箱裏倒水，有的拿鉗子敲着大汽油筒的螺絲蓋噹噹響，有的打亮手電筒爬到車台下面，仰着

身子檢查機器，有的走到路邊劃亮洋火點煙吸。正在這節骨眼上，飛機一下子來了，——噹噹響着來了。

「我們小山頭上放的防空哨打了槍。」

「一雲眼，一點火光都沒有了，連抽煙的也把煙頭趕忙塞到腳底下碾碎了。」

「誰知道，就在山背後那片稠稠的樹林裏突、突、突升起一串紅信號彈。同志！你是去年到朝鮮來過的，你知道敵人常常拿降落傘空降特務，這些特務們躲藏在背陰地方，專門給飛機打信號。這樣一來，情況可就很緊急了。有那虎裏虎氣的人拿着槍往山後面跑去抓特務，——可是這眼前前幾十車彈藥怎麼辦呢？飛機馬上奔着紅信號彈閃亮的地方飛過來，一過來，不問青紅皂白，一陣火光就拍、拍、拍，一連串打下來，飛機就緊跟着火光往下扎。子彈帶着颼颼冷風，幸好都打到路邊那深河溝裏去了，打得樹葉子刷刷——刷刷直響。這時最急人的只怕它一翻身扔下顆照明彈。它要是發現這一大批運輸車，它不把炸彈扔光是不會鬆手的，它一定還會用無線電再招呼更多的飛機來呢！——真緊張透了。飛機可真地兜了一個圈又轉回來啦，我一下爬到車廂裏坐下，我只知道怎樣也不能離開自己崗位，急得心裏直蹦火星。」

「這功夫，我聽見我後邊那台車，不知幹什麼，把火踩着了，噹噹響起來。」

「我把頭伸出來，——我喊叫着，……」

「我怕他在這節骨眼上不開燈瞎撞，要是翻了車不更糟糕了嗎。」

「就這一轉眼，這台發動了的車可開動了，他一打舵輪，就緊擦着我的車旁邊向前開。這台車的車頭和我的車頭拉平，我看見——那不是楊從芳嗎？他可呼的一聲閃過去。」

跟我談話的這個年輕人，現在談起這件事，心情一定還相當緊張，他停下來，沉重地喘了口氣，才又說下去：

「一點都不差，我是永遠也不會忘記。那時候我看見楊從芳，我看見這小伙子，他高高坐在他的車廂裏，兩手緊緊地轉着舵輪，——就只在那一閃的功夫，天黑是黑，可是貼得那樣近，我看見他的臉，他也猛看了我一眼，就轉過頭直直地盯着前面，那時他留給我的印象是非常緊張的。就這樣，他這台車從我們旁邊飛快地開了出去。」

「誰也不明白，楊從芳為什麼要這樣幹。我想他一定是打算從這危險情況下衝出去。是的，飛機眼看就轉過來了。「怎麼辦？」……是不是我也跟他衝出去呢？可是來不及了。那種時候，你也沒時間想，飛機就猛叫着往我們這邊扎下來。」

「正在緊張萬分，忽然一陣雪亮的亮光在前邊刷的亮了起來。我當是閃光彈呢，再

一瞧，這亮光不在天空，倒在地面上，是楊從芳，……他開出幾十碼，剛剛離開我們，他就一下子把他的頭燈扭開了，……」

我忍不住插問：「這不是很危險嗎？」

他的臉色緊張，聲音比平時要低要細：「是啊，危險極了，——我吓得從座位上跳起來。他這不是找死嗎？你知道，飛機在你頭上正準備找到你，炸死你，你這時候倒打開電燈，把目標暴露給它，這下面還有什麼好說的呢！」

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那燈光一低一揚地閃動，他這孤單單一台車飛快地往前面那個平場子上跑去。立刻一陣機槍子彈火亮火亮地跟着攆過去，那一陣掃射可真激烈呀！這一來，已經落在我們頭上的危險一下解除了，飛機給楊從芳那雪亮的燈光吸引走了。這時候，我們大家都跳出來，都提着自己的心，緊緊盯着那向遠處跑去的雪亮的燈光。飛機瘋狂地怪叫着，打得滿天都是紅火星星，可是這台車的雪亮的燈光還是亮着。燈光一下往上閃去，那是汽車衝上高崗，一下又不見了，那是翻過了高崗，一會又在更遠的地方出現。飛機扎下來打了一梭子又翻上天空，轉過翅膀再扎下來預備猛掃。這時燈光却不見了，一下子漆黑一片，什麼都看不見了。飛機撲了空亂掃一陣，可是它剛飛上天空回頭一看，——電燈又亮了，那台車還在公路上飛跑呢。一回又一回，飛機上的美國人

完全瘋狂起來了，它向下扎得更低，簡直燈光裏都看得見那斜斜的黑翅膀，緊擦着卡車頂上呼的掀過去，子彈火溜子緊跟着就一陣黑又一陣亮。往後呢，不知道是楊從芳的車打壞了，還是轉到山那面走遠了，反正雪亮的電燈一雲眼不見了，我當他還會再亮起來，可是等了一陣再也沒有亮起來。我們眼前只是黑沉沉的一片。你無法知道前面已經發生了什麼事情。只聽見轟隆——轟隆猛響了兩聲，……火光一閃，照紅了我們的臉。我的心一沉，簡直沉到底了，——完了，這一下可完了。只聽那飛機囓囓——囓囓又兜了兩個圈子就往遠處飛去，慢慢地，天空上連一點顫動聲音也聽不到了。

「我們這裏更是一點聲音也沒有，只聽見山頂上松樹給風吹得呼哨——呼哨響着。」
「我平靜下來，可是我的心裏難受極了。」

「同志們都輕輕走到一起，我們隊長站在最前面，都朝那遠遠的地方望着，誰也沒有作聲。現在大家心裏都明白了，要不是楊從芳這樣勇敢，這樣不惜自己的生命，那麼，敵機就會投下照明彈，就會發現這大批運輸車，那麼，現在我們就不可能再站在這個地方了。這幾十輛彈藥車真是個火藥庫，只要有一箱彈藥爆炸，所有的車就會變成碎鐵片，連這山岩也要崩塌，松林就會起火，天明的時候，這裏只能剩下一片大坑。心裏這樣一想，大家又朝那邊處看了一陣，現在只是不知道那台車到底怎樣了！一會兒，黑地

裏，從後面趕上來的同志在高聲問着：「那是誰呀？」我告訴他們：「是楊從芳。」大家都圍到我周圍來，都想起這個楊從芳。同志！我還沒給你介紹介紹這個人呢，二十四歲，結結實實，不多多說話，——他這人的性子跟我完全是兩碼事，他不歡喜唱歌，他開起車來，就是狂盯着兩隻眼睛朝前跑。我呢？目前開車開得快這個脾氣，多少受了他點影響。在他跑的路線上，你不要打算有一台車能開到他前面去，他常說：「子彈不打前面的。」你問他爲什麼？他說：「這裏頭有個道理，就是速度，——爭取一分速度就爭取一分安全，你看是不是？」

「可是，同志！那時我只一心一意想着楊從芳，他好像就站在我的面前，我想着他把車開出去那一霎，他猛看了我那一眼，——那好像是通知我，也像是最後告別。我是永遠也不能忘記他這個人，我特別記起四次戰役那一回，那趟出車我跟他當助手。我們部隊從漢江前線轉移，我們是最後一批搬運彈藥的車，這時候，敵人遠射程大砲已經打到我們前邊去封鎖漢灘江了。我們開進了敵政府，敵政府整條街燒得像條火龍，煙氣昂昂，再加上火光一晃一晃，你簡直看不見路，……一下，一拐彎我瞧見那間燒得呼呼叫的房子前邊，站着個朝鮮小孩，這小孩背着我，我們站在那地方一動不動。楊從芳問我：「你瞧敵人坦克會不會馬上開到這裏來？」「我看不會遠啦。」可是他說：「一定是個孤

兒，……沒人管他了！……」他說着把車停下，他卡嚓一聲響扭開車門，跳下去。我看他一直朝那孩子跑去，……過一會他就抱着那個孩子回來了。我一看，這孩子有十歲模樣，衣服都燒破了，撕爛了，一雙赤腳拖着兩隻比腳要長一倍的瓢兒鞋。我把他接上來，安置在楊從芳和我中間，楊從芳一跳上來就閉着車飛跑。開頭這孩子總是哭，……兩眼總朝車外邊看，後來，他就把頭栽在我肩膀上睡着了。楊從芳讓我把他舒舒服服放在我懷裏。從這時起，楊從芳到哪裏都帶着這個孤兒，——他爲了養活他，節省着自個兒的乾糧、衣裳、零用錢，把什麼都讓給這孩子。到了宿營地，這孩子常常是睡着了，他就把他抱下來。他真是跟愛自己親兄弟一樣愛他。一直到今年，朝鮮後方情況好轉，上級作了決定，楊從芳才跟這孩子分手。他拉着他的手，把他交給那個育兒院的教師。這個孩子也沒忘記他，到現在他還常常給他寫信，把學習成績告訴他，他呢，他也很認真寫信給他。說起那個孩子，可真是個聰明可愛的孩子，……」

這個剝悍的年輕人覺得自己把話題扯遠了，羞澀地笑了一下，趕緊把話頭拉轉回來：

「那晚上那段緊張時間，從頭到尾也不過十幾分鐘。飛機飛遠了，我們都上了車跟着往前走。

「我在最前頭，開足了馬力，我一心要趕上去看看楊從芳到底怎樣了。」

「趕過一個山崗，我看見那面路邊上有幾棵松樹，松樹底下有一台車一點動靜都沒有，黑兀兀的停在那裏。我非常擔心，可是這是怎麼回事呀？趕緊把車煞住，推開門，幾步就跑了過去。我一面跑一面喊叫：『楊從芳！楊從芳！』可是沒人應我。我跑一步，心往下沉一步。到緊跟前一看，楊從芳一隻胳膊把在方向盤上，另一隻胳膊却搭拉在窗口上，頭就栽在窗口這隻胳膊上，臉朝後面，似乎正伸頭往後看就昏迷過去了，帽子不知哪去了，風把頭髮吹得簌簌直動。」

「後面上來的車都停下了。同志們全圍上來。我把他肩膀抱着，這功夫我的臉擦着他左肩膀，我覺得那兒一片濕糊糊的，——他負傷了，血還在流呢！……經我這樣一搖動，他醒過來了。」

「我問：『楊從芳！怎麼樣？』」

「他沒答理這問題，他仰起臉望望我又望望別人，問：『同志們都上來了嗎？』」

「隊長擠過來，一條腿踩上擋泥板，親切的回答他：『都來了，楊從芳同志，一個也沒少，都來了。』」

「『彈藥沒損失嗎？』」